

·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·



邓友梅小说选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邓友梅小说选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徐 靖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插 图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龙小龙

书名 邓友梅小说选

作者 邓友梅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

1987年2月第一版 开本850×1163 1/32

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.25

印数 1—1,850 册 字数300千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5411—0077—3/I·77

书号：10374·293

定价：2.87元



作者近照

出版说明

从1979年起，邓友梅以北京市民生活为素材，写了一系列小说。这些小说无疑是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画卷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。其中的《话说陶然亭》、《那五》、《烟壶》曾分别获得全国中短篇小说奖。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。

邓友梅的小说，在民族化、大众化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。这些小说具有浓厚的北京乡土气息。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，有深刻的内涵。读后使人掩卷沉思，从中得到启迪。

序

从1979年写《话说陶然亭》开始，我试探着用北京口语反映北京市民的生活，到1984年初，中、短篇加在一起，写了有十几篇。现在，把它们收在一起，作为《自选集》出版，可见这个《自选集》并非“择优选用”，而是“物以类聚”。我在“民俗风味”小说方面作一点探索，出于两个原因：一、北京数百年来，一直是中国的首都，是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，近代史中所有重大的历史变化，都在北京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写好近百年来普通北京人的生活，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；二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的道德规范、心理状态、文化风俗，有如一条长河，有来龙、有去脉、有继承、有发展。今天的北京人是由昨天的北京人发展而来的，今天北京人的心理、习俗，也是以往的心理、习俗的延伸，但由于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而发生了质的变化。今天北京人的性格特征，不论其美德和缺陷，都能在昨天的北京人身上找到依据。

小说在讲教育功能的同时，不可忽略它的审美和认识功能。表现人情风习的美，是我国小说的传统。我在追求小说的民族化、大众化方面，在小说语言的时代特征、民族特征、性格特征、职业特征方面作了一点试探。不过，我也并不想只写这一类型的作品，故意划个圈子把自己套起来。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，我并不想只写这一种内容，写军事题材、国际题材就不能也用写《那五》、《烟壶》的笔墨。

我所以热心写北京人的生活，这和我生活有关。自1949年以后，我移居北京，有生五十余年，有三十多年是在北京度过的。几十年来，我和许多老北京结下了深交。

“老北京”有各色人等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八旗后裔。他们之中，精明强干、有学有识之士当然不少。但也有不少人，谈起吃喝玩乐、声色犬马来，绘声绘色。论到立身处世，则无一技之长。临近解放时，已穷愁潦倒到了不堪地步，幸于赶上新中国成立，给他们带来了新生。就个人的气质而论，他们中许多人十分聪明、机智；以为人来看，忠厚、善良，既无害人之心，也无惹祸之胆，经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后，大都是兢兢业业，安分守己地尽职尽责。多年观察，使我认识到，他们个人命运的败落，绝不是个人品质优劣所决定的。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，满洲统治阶级的错误政策，是他们必然败落的根本原因。

满洲人三百多年前在东北刚刚摆脱奴隶制度的羁绊，走上封建社会的上升期时，关内的大明王朝已度过它的黄金时代，走向衰落了。朱氏王朝坐了三百年的天下，失去了最后一点活力和上进精神，露出了垂死征象。庞大的统治机构象千万条蛀

虫，除去躺在人民的躯体上吮吸血汗外，再没有一丝安邦治国的意志和作为。于是，爱新觉罗氏以强弓硬弩、快马精兵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。满洲统治者初定中原时制定了不少正确的政策，对于全国的安定统一，恢复生产，建立秩序起了极好的作用。但他们对于旗人所施行的恩惠政策，却从根本上断送了整个满洲的民族生机。

清朝天下是披甲人一枪一箭打下来的，皇上以天下所得回赠本族人，本来也合情理，这也是把大清王朝的存在和普通满洲人利益拧在一起，使其世代忠于王室的有效办法。只是落后的生产力和闭塞的地理环境，使清朝君主的眼光过分幼稚，心胸过份狭隘了。他们一面用世袭顶替、跑马占地、关发钱粮等办法，使旗人代代保有铁杆庄稼，永无冻饿之虑；一面传旨下令，不准旗人经商学艺，另求立身之道，防止八旗兵丁向民人转化。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满族特殊的政治地位，从而就永远稳定住大清王朝的政权。殊不知“福兮祸所伏”，这种寄生的特权地位，一代代传下来，消磨尽了旗人创业者的奋发图强、无坚不摧的英雄锐气，少数上层人士变得骄横狂妄、愚昧自欺、坐井观天、鸡争狗斗，对于外来侵略者，既无斗争意志又无斗争能力；对于国内人民，则用尽残酷剥削、血腥镇压、凌辱蹂躏之手段。他们不仅重蹈了明王朝的旧路，而且堕落得更甚，腐败得更深。其结果是不仅断送了他们的政权，并且使多少八旗后裔，变成了既可怜又可悲的废物！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后，才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弃旧图新的生路。我认为，如果能真实地反映出这一历史变化，会极有说服力地使人们看到，中国人民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；同时，也会懂得，一切建

立在剥削制度上的政治集团，都逃脱不了这个物极必反、盛极而衰，由胜利者走向反面的铁的规律。只有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，才能不断地自我革命、自己剔除前进中的缺点，永葆革命的青春和活力。为此，我们应当更加热爱我们的党、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我的这一系列小说还没写完，这一后记也是只就已写出的这几篇谈的，等全部作品都写出来，才好全面检讨其得失。现仅将已写出发表的部分呈与读者，以便听取批评，使其余部分的写作能有所提高和改进。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第二辑

(以出版先后为序)

冯骥才小说选

刘绍棠小说选

古 华小说选

叶文玲小说选

邓友梅小说选

徐怀中小小说选

编辑说明

为了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，集中读到更多的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当代作家的作品，我社特约请他们选出自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编辑成册，纳入我社《当代作家自选丛书》，陆续出版。

这套丛书，充分地表现了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展示了他们的创作道路。百花齐放，斑斓多采，是其最大的特色。

目 录

序	1
话说陶然亭	1
双猫图	15
寻访“画儿韩”	31
业老二佚闻	48
和气生财	65
《铁笼山》一曲谢知音	73
邵氏兄弟	91
那五	114
“四海居”轶话	165
索七的后人	262
烟壶	334
作家小传	444

话说陶然亭

“四人帮”把国民经济推到“崩溃边缘”的日子里，虽是百业萧条，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，发达得邪乎的所在。比如说北京的公园。除去上了锁的北海，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。每天从开门到静园，人一直象稠粥似的。细看一下，游客随着时间更替，也作有规律的变换。早晨开门到八点来钟，是锻炼身体老人、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；八点到午后，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、采购人员；太阳西斜，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，远远看去象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。

老管参加“陶然亭早班”，是因为医生劝他加强体育锻炼。而他在那间小屋里，也确实憋得百病丛生，半宿半宿睡不着觉。

一开头，他只想找个清静地方练深呼吸，做广播操。练了几天，不行。人类还保留着老祖先的群居特性，离群独立在这里也难以生存。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，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。左边一个喊：“谢谢妈！”右边一个唱“几天来摸

敌情收获不小”，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“我踩着地雷啦！”换个宽敞地方作广播操吧，又有几个武将围着你拧旋子、翻吊毛，最后把你当球网，打起羽毛球来。白色的球象只银镖似的总在你头上来回飞。

于是他想入伙。

琢磨了几天，瞅准一个地方。远对云绘楼，近傍鸛鵒塚，松树林中有一张长椅，三个老头固定在那里锻炼。老年人不惹是生非，就参加这一伙吧。

他鼓起勇气走进树林，弯腰踢腿作广播操，老头们看看他，又各自去活动自己的。从此老管就每天到这儿来。日子多了他就分清了三人的面貌：一个收拾得整洁精神，总戴一副水晶茶镜，他心里管他叫“茶镜”；一个宽服大袖，留一撮胡须，他暗地叫他“胡子”；还有一个满头白发，穿一件洗褪色的旧军装，他送个外号叫“将军”。

早春季节飘起雪花来。老管打着一把黄油布伞，照常来到了陶然亭。一下雪，练嗓的，耗腿的年青人不来了，身体太弱的老年人也不来了，园子里格外的清静。老管舒畅地呼吸着清凉空气来到小松林，茶镜和将军却早已开始了练功：将军打着伞，茶镜在伞下骑马蹲裆式站着，在活动十个指头。大概老管的坚持精神感动了他们，茶镜手虽未停，却冲他点点头。老管退休以来，除去买东西，和人说话都很少，今天竟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，心里一阵热乎，连忙对茶镜把头深深点了两点，又向将军着实鞠了一躬。将军打着伞笑嘻嘻地向他也还了礼。正这时胡子穿一件肥大的风雨衣走来了，他一边走一边点头，嘴里说“早、早”，眼神平均地把他的问候分给每个人，也朝

老管看了一眼。

练了一套拳后，胡子就说东边有个亭子，不如到那里去坐一会儿。这时老管也不喜外，跟着一起往亭子走去。老管主动凑过去和茶镜攀谈。

“您老今年高寿？”

“还小呢，才七十一，您怕没有一个花甲吧？”

“刚六十一。”

“不象。”

“您贵姓？”

“这个，您就称呼我茶镜吧！”

老管心想是不是自己心里叫他茶镜，不小心叫出了声，叫他听见了？便疑疑惑惑地笑了笑。

胡子插嘴说：“我们都这么叫他。我们在一块溜早二三年了，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。”

“嗯、嗯。”

“倒也没别的，就是图个放心，”茶镜笑着说，“省得说句什么话，过后说的人后悔，听的人也害怕。”

进了亭子，茶镜一放下伞就从兜里掏出个装胶卷的小铝盒和半个怀表壳。他从铝盒里倒出点棕色的粉末，放在表壳里伸到胡子眼前。

“您试试这个！”

胡子用拇指和食指蘸了蘸，然后就举在鼻孔处揉起来：“薰得不错，可惜没买到好鸭梨。”

“这话您说！跑遍东西南北城，都是这一份，看着挺水亮，可没味儿！大概是上化肥上的。您也闻一鼻子。”茶镜把

表壳又伸到将军面前。

将军战战兢兢用一个指头蘸了点，把它抹在离鼻子老远的嘴唇上，然后说：“象好茶叶味。”

茶镜把表壳又伸到老管面前，这友好的举动不能谢绝，老管就一边说“谢谢”，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抹到鼻孔里，立刻鼻子一辣就打起喷嚏来。

“这是提神的，”茶镜自己闻着说，“您是不是觉着清醒多了？”

“嗯，清醒——啊嚏——多了。”老管掏出手帕赶紧擦眼泪。

这一阵友好交流过去，将军就从兜里掏出本书来，问道：“再读一段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“甬问。”茶镜说。

胡子接过去就大声念起来。念的是毛主席著作。

总共就念了一小节，将军按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议论。胡子和茶镜听得连摇头带点头——说到毛主席的英明论述就点头，对照现在有些人的作法就摇头。老管感慨地说：“没想到你们老几位还天天坚持学毛主席著作。而且学得这么认真。”

将军说：“我借他的眼睛使，我的眼被伤害了，一看书就头痛。”胡子说：“我们借他的头脑用，刚才他讲的您听见了，不是比报纸上说得更叫人入耳吗？”茶镜说：“也没别的，就是听听毛主席到底怎么说的。要不别人总说是按毛主席指示办，可干的事越看越别扭，也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，还是有人玩花活！”